



写得一口好字

无手书家张文佑从“养命”到“扬名”之路

□ 本报记者 乐梦融 华心怡



文体人物

上海图书馆,人来人往中,啧啧称奇声。昨日,《勇猛精进——张文佑书法展》震撼开展。艺术家张文佑行、草、楷俱佳的书法,于无声处,直击人心。

张文佑的作品,一眼可以找到“二王”的来路,看他临摹的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,似乎捕捉到了王羲之那场酒后的浪漫和洒脱,又展露出自己的书法风格。当亲眼见到这位书法家时,人人感叹“不可思议”——身穿短袖,露出残臂,48岁的张文佑竟是一位用嘴咬笔的残疾书写者(见上图 图 TP)。我们总是感叹其身心的坚强,而多少添上了感情分。事实上,写了一“口”好字的张文佑,更期待大家以审读普通书法家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作品。请忘掉他躯体的种种,张文佑这个名字所对应的,只是纯粹的笔扫千军。正如文艺评论家丁帆所言,“中国书法的一朵奇葩”,跃然纸上。

“误入”书坛

身陷困境,甚至绝境之中,“活下去”,是最简单的念想。这也是张文佑闯入书法天地时的初心。

张文佑4岁那年,和小伙伴跑到村子附近的水电站旁边玩耍。因为误碰高压电线,小文佑不幸失去双手,两臂都仅剩肘上一段,人生从此改写。“上世纪70年代,农村人全靠劳力吃饭,对于残废,多是歧视的目光。”张文佑的童年,伴随着村民的白眼,母亲的泣叹。

张文佑和书法结缘是10岁那年春节,他和一帮同学在街上玩耍时,偶然看到一位老先生写对联。“老先生不仅字写得好,对联还卖得很快。从那一刻起,我就想如果自己也能写书法,是不是就可

以养活自己了,还可以给家里减轻一点负担?”站在摊子前,张文佑看得入了迷,小伙伴们都走光了竟然毫无知觉。他心里埋下了种子:写字,写好字是可以“养命”的。这是其“误入”书坛的开始。

张文佑第一次用嘴衔毛笔写字遇到了极大的困难,不一会儿就累得脖颈酸痛、头晕眼花,还把纸张弄得满是口水,“浪费非常大,一沓纸很快写完了,但连写字的边儿还没摸到。”为了省钱,他用毛笔蘸着水在石板上练字,后来毛笔也写秃了,就叼着筷子在沙地上写。那几年,他嘴里的溃烂从来没有痊愈过——都是磨的。如此煎熬,到底,一年多后,字有了一点模样。

开蒙求真

小打小闹两年之后,张文佑开蒙求真。12岁那年,哥哥托战友带张文佑去见河南襄城县的书协主席耿春林,拜他为师,从此开始了正规、系统的书法研习。“老先生告诉我练书法是苦事,要我做好思想准备,比别人多吃十倍的苦。另一点是,学书法最重要的是思想。技法很容易,但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读书。直到现在我都不敢忘记。”与平常人不同,张文佑先学习的是草书。并非好高骛远,“常人写字靠手腕,我得靠脖子。脖子能打开,路就走得下去。”每次练习前,老先生都让张文佑先背唐诗,再写字。慢慢的,他理解了诗的意境,毛笔在嘴里也控制自如,临帖变得像模像样,张文佑入门了。

写字,做人,若要有大境界,出去走走看看总是有益。在先生的鼓励下,17岁的张文佑背井离乡,游历名山大川。他过着寻访古人遗墨、卖字果腹的漂泊生活。“我在杭州呆了9年,每天早上就去花鸟市场摆摊卖字,勉强维持生计。”一切仍旧很艰难,但下午收摊之后,张文佑总会坚持到新华书店看书。自强者,天顾之。张文佑得到了许多高人的关注。上海真如寺的方丈邀请他到寺庙

抄经4年,之后他又结识了书坛耆宿刘惜闇先生,成为入室弟子。“他对我最大的要求是,不要把自己当残疾人。”3年悉心教导下,张文佑碑帖兼学进步飞快,更是学到了刘老先生的淡定从容处世之道。

2000年之后张文佑开始教授学生,从2006年起他定居在福建泉州承天寺。“对我来说,淡然,即是至真。”



■ 张文佑(左二)昨天为参观者导览
本报记者 胡晓芒摄

笑看风云

熟悉张文佑的人都知道,生活中的他积极、乐观、从容、自信——用短短的手臂关门锁门、斟茶倒水、上网打字;手机响了,利索地拉开挎包,夹出手机通话;喜欢刷微信,熟练地为朋友们点赞……但铺开纸,含住笔,张文佑又成了另一个人。提按使转,收放自如;枯湿浓淡,运用合宜;疾徐苍润,不偏不倚,令人叹为观止。30余年的积累之后,张文佑心中透亮:“写字抄经不但成为我谋生的技能,而且使我获得了快乐、自信、尊严、荣耀、幸福,进而领悟人生。”

古人说,“书为心画”。所谓心生万法,相由心生,就是这个道理。由此可知,书法是写字,但非等同于写字。写字是世间法,书法是出世间法。换言之,写字是使用层面的,而书法则是灵性层面的。2016年,张文佑访问日本,在他一幅作品前,好几个日本老书家,恭恭敬敬鞠了个躬。张文佑明白,那不仅是尊重他,是尊重中国的书法艺术。“当你看明白了,对于生活中的障碍,阻滞,那些负面的,难以忍受的,你都能一笑置之。”

如今,张文佑有了一个温暖的小家庭。杭州来的妻子,读中学的女儿,一室平淡,一室安好。因为书法,他早已从“养命”到了“扬名”,却始终赤诚。香港硕儒饶宗颐先生听闻张文佑的故事并看到了作品后,亲自为他题写了“勇猛精进”四个字以示鼓励。人生苦短,抓住每一个契机,每一段时间,求得更有意义的生活。面对张文佑,今天请不要叫他“励志哥”。“书法大师”,才是对其一路颠沛,一路坚韧的最佳结语。

其人其事

张文佑

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
1970年出生,祖籍河南襄城
现居住:福建泉州承天寺

大事记

2009年:获得中国书法最高奖兰亭奖。在所有获奖者中,他是唯一一个不用手写字的人。

展览信息

《勇猛精进——张文佑书法展》于12月24日下午至29日在上海图书馆第一展厅展出。

12月28日10:00-11:00,张文佑将在现场书写,与书法爱好者交流。



记者手记

福建泉州市崇阳门外东南有一座承天寺。宋时香火旺盛,殿堂宏伟,有榕径午阴、偃松清风、塔无禽栖、瑶台明月、方池梅影、石如鸚鵡等十景。后来,明朝的大书法家张瑞图将这十景书刻于碑文,传之后世。

为承天寺扬名的还有北宋大文豪苏东坡,曾有《记承天寺夜游》,托寺中妙月抒发心境。

到近代,弘一法师羁旅泉州14年,承天寺正是弘一法师的化身地。

所有这些,都赋予了这座古寺于现实地理之外,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而生的庄严之气。

2012年,有一位用嘴衔笔的书家来到这里,他安坐于寺中,与僧人同食宿,伴晨钟暮鼓,花了整整5年时间,用金粉小楷抄就了近百万字、八十一卷的整部《大华严经》。他就是张文佑,用嘴练就了一笔令人叹服的好字。

苏东坡曾说执笔无定法。不同的书家会用不同的方法执笔,以左笔著称的也不在少数。一般人靠天长日久练就肌肉记

忆,而后熟能生巧,张文佑以嘴衔笔,要掌握提按顿挫,比常人自然更多艰辛。从技术角度上来说,不同执笔方法,会有先天的长短处,也会造就特殊的表现力。旁观张文佑创作,他可以作小楷,亦能驾驭草书及大作品,目之不可及处,唯有心可至,从某种角度而言,他是以心捉笔。

回归看他的书法,可以想见他早年是下了死功夫来临帖,出于纯正的“二王”体例,笔酣墨饱,结构舒展,完全遵从了书法的正道。虽然人生初始即遭曲折,但张文佑心中只感念一路所得到的庇护和帮助。没有悲观,在如此喧嚣的尘世间,他为自己的内心世界驻留了干净唯美,因此能守住传统,书有禅意,从容自信。中国有俗语,字如其人。张文佑的“无手书”并非出自于行为主义式的卖弄或故作惊人,他的字里有静气,线条干净,行气流畅,气韵生动雅致。

起于当起,止于当止,于无技巧中见技巧,王维的名句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,或许正是对张文佑数十年埋首“无手书”的褒奖。

手不可及处心可至

□ 吴南瑶

■ 张文佑书法作品

